

之一：

布拉格與耶拉格

布拉格專輯系列

黃淑嫻

黃淑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專研電影及電影與文學的關係。著有《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及編有《香港文學書目：40~90》、《香港影片大全1913~1941》、《香港文化多面睇》等。



布拉格一景（黃淑嫻攝）

——大概，最抽象的作家都有自己最日常的生活——

1 一樓的房子

飛機降落在布拉格機場，預先約好的司機，準時站在開口等待着，我們用簡單的英語說了聲早晨，司機馬上轉身，忽忽把我們的行李推到停泊在機場外的車輛，開動引擎，以本地人的觸覺在彎彎曲曲的小路上馳騁。布拉格在九十年代初遊人增加起來，攝影師朋友王禾璧告訴我們，那時候的市容有點混亂；轉眼已經是2011年了，布拉格在面對國際旅客時已經是駕輕就熟了。有些旅客可能期待更熱情的招待，至少有一個燦爛的笑容，但是我們遇到的布拉格人不是這樣的。穿着帶點老套的中年老太太，外表嚴肅，甚至有點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我們的經驗是，一旦你上前問路，她們是非常熱心的，英語是她們的障礙，但從她們的身體語言，你會感到她們的關心。

古雅的查理大橋是布拉格的地標，橋的兩方是舊城區和小城區，我們選擇住在小城區，希望可以跟熱鬧的中心有點距離。捷克作家聶魯達（Jan Neruda, 1834-1891）曾經寫過一系列關於小城區的故事，描寫十九世紀中區內平凡人的生活。這本書的英譯版 *Prague Tales: From the Little Quarter*，在布拉格的書店很容易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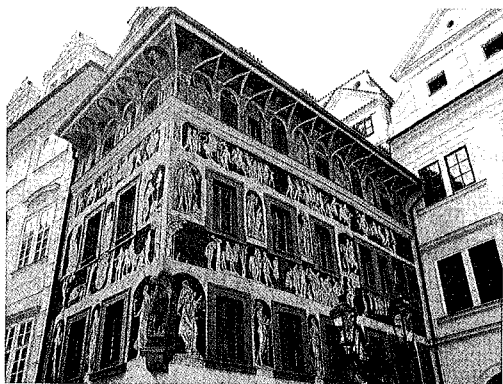
車到達了門口，一個拿着至少五十條鑰匙的、穿着短裙的年輕女郎從黑暗的走廊出來。我們的住所在一樓，爬上一條陳舊的木樓梯便到了，拿着沉重的行李走上去是另一番滋味。年輕的包租婆帶點謹慎的為我們介紹住所的設備，包括Wi-Fi、無火煮食爐、洗碗碟機、洗衣機等，然後點收了歐羅，她便離開。之後的日子，我們常常在家裡的窗口看到她，拿着她的五十條鑰匙，在這一帶的小城區的公寓穿梭。一個月後，我們離開這裡，按照她的吩咐把大門鑰匙放在廚房的木檯上，轉頭便走了，完全沒有任何煩瑣的退房手續。就是這樣，我已經忘記最後一次看到她是甚麼時候了。

2 卡夫卡的房子

在布拉格旅行可以是非常忙碌的，不少名勝就平白的在街道上，如果不瞭解當中的故事，經過了也看不到。我們每天總會花一點時間細讀旅遊書，其中一本是非常值得介紹的，這是西非拿（Harald Salfellner）的《卡夫卡與布拉格：文學導賞》（*Franz Kafka and Prague: A Literary Guide*），有不同語言的翻譯版本，在布拉格的書店很容易找到。書中對卡夫卡所處的歷史和文化環境有概括的介紹，對於我們這些遊人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作者對於卡夫卡的故居尤其有研究，我們從他的文字開始，一步一步進入卡夫卡的常日活，旅行好像變成了活動的讀書報告。

卡夫卡的故事抽象，在他的小說中幾乎找不到具體的布拉格街道的名字，但這些抽象的故事還是從日常生活中衍生出來的，我們希望可以從遊覽布拉格，更進一步穿透卡夫卡的文學世界。

卡夫卡曾經寫到他整個生命就好像活在一個圈子裡。我們在布拉格一個月的生活，每天總會回到舊城區的中心，總會轉入某條小巷，見到某些人。這個城市的中心很小，所有通往各地的捷徑都好像從這個圓圈開始。卡夫卡曾經住在城市的中心，他的中學、大學和工作的地方都離中心不遠。現時在舊城中心保留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卡夫卡故居，名為「一分鐘房子」（*Of the Minute*），卡夫卡與家人在1889年開始在此居住了約三年的時間。其實我們每天都會因為不同的原因經過這幢房子，在城市



卡夫卡五歲開始與家人住在舊城中心的「一分鐘房子」的一樓，現在地下是餐廳，遊人不能夠進入一樓參觀，有點可惜（黃淑嫻攝）

中兜兜轉轉，感覺重複又新鮮，不知不覺間，我們好像感受到卡夫卡的生活節奏，那一種活在圓圈的感覺。

卡夫卡在1883年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布拉格。父親希文（*Hermann Kafka*）來自南部捷克的肉販家庭，年輕時相當貧窮。母親朱莉亞（*Julie Löwy*）的家族較富裕，原是啤酒廠的老闆。卡夫卡與媽媽那邊的親戚較親近。希文來到大城市布拉格希望幹一番事業，終於他憑着自己的努力成功了。他的高級雜貨店，曾經一度設於舊城廣場的京士京皇宮（*Kinsky Palace*），是城市中心的中心，售賣時尚的衣服和用品；從零售到批發，為他賺來不少財富。現在舊皇宮的旁邊設有「卡夫卡書店」，可以買到不少英譯的捷克、德語作品，我那本《卡夫卡與布拉格：文學導賞》便是在這裡買的。卡夫卡成長於當時典型的猶太中產家庭，上德語學校（放棄捷克語學校），爬上社會階梯。

卡夫卡真的很喜歡搬家，《卡夫卡與布拉格：文學導賞》一書中列出他至少十個故居，當中最多遊人探訪的是黃金巷的第22號小屋。黃金巷在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內，以前是低下層市民居住的地方，不少手工藝者住在那裡，卡夫卡在1916年搬進小屋的時候，當時居住的條件進步了。其實卡夫卡並不是住在小屋裡，這是他的寫作室。他每天工作完畢後，從家裡帶點東西步行上城堡，開始寫作。到了入夜，他一個人離開，關好門，在黑暗的氣氛下，若有所思的，獨自走下城堡的石級，回到家裡。這一段生活片段為不少卡夫卡的研究者帶來無限的想像。

那一天，黃金小屋擠滿了訪客，有趣的是，有些訪客根本不知道卡夫卡是誰，但仍然要擠進來趁熱鬧。屋子真的非常小，在黑暗的角落有一個女子賣卡夫卡的書，我買了《鄉村醫生》（*A Country Doctor*），這正是卡夫卡呆在黃金小屋的成果。這本由Vitalis出版的精裝小書非常值得收藏，書後有文章討論成書的原因，包括卡夫卡與妹妹柯娜（*Ottla*）尋找這房子的經過，及他如何在大戰時期

躲進小屋裡創作的文化意義。西非拿寫到卡夫卡以二十捷克幣租下黃金小屋，主要是由柯娜為哥哥安排一切，卡夫卡對噪音特別敏感，柯娜希望為他找一個寧靜的地方寫作。《鄉村醫生》在1917年完成，因為戰爭的關係要到1920才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是卡夫卡獻給他的父親的，證明了他有意與父親修好。我想他在深夜獨自步行回家的時候，深深吸入冷峻的空氣時，內心希望可以暖化父子之間的矛盾。

3 卡夫卡的工作與創作

卡夫卡沒有把自己的興趣變成工作，法學博士畢業後，他努力尋找一份薪金不錯的工作，希望在空餘時間寫作。這個選擇為他帶來穩定的生活，同時亦成就了他的寫作風格。

西非拿在書中提到卡夫卡在1907的工作，每天從早上八時到晚上八時，一年只有七天有薪假期，每月只得八十捷克幣薪水。雖然是一份受尊重的職業，但卡夫卡受不了長時間的工作，其後，他修讀保險學進修班，然後得到朋友父親的介紹，進入了國家勞工意外保險公司（*The Workers'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y for the Kingdom of Bohemia*），這樣他每日只需從早上八時工作到下午二時，薪金高，而且有公務員的退休保障。當我閱讀到這些資料的時候，卡夫卡抽象的身影多了幾分立體感。我感到他對現實生活的掌握，懂得如何為自己營造一個良好的寫作環境。

我們在小說中看到卡夫卡對官僚體制的批評，小說《城堡》是最明顯不過的例子。可以想像，卡夫卡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這方面的經驗。西非拿提到卡夫卡在工作上是非常成功的，他在保險公司工作了十二年，不斷晉升，他在退休前已經榮升為秘書長了。大概我不需是這樣大驚小怪，只有活在官僚的人才真正明白官僚的問題。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1884-1968）所寫的《卡夫卡傳》（2011，張榮昌譯），當中有這樣的體會：「非常清楚，卡夫卡從工作經驗中，從與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工人的接觸中，以及從拖沓的行政手續、疲沓的公



人山人海的第22號黃金小屋，屋內有一個大窗，通向大自然的景色，我想像約一百年前的卡夫卡，面對窗戶獨自寫作的情形（黃淑嫻攝）

文旅行中，獲得自己的一大部分對世態人情的認識以及持懷疑態度的悲觀主義。整章整篇的長篇小說《訴訟》和《城堡》都從在工傷事故保險中經歷的環境中提取其外殼和現實主義的芭菜。」（頁83）

對於卡夫卡的工作實況，我們到了住所旁邊的卡夫卡博物館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在香港看到的文學展覽，一般做法是展出作家珍貴手稿、有關的出版物和歷史圖片等等，通常是擺放在一個個方形的、規矩的玻璃箱子裡。可能因為我們見慣的文學展覽多是這樣，所以那天在參觀之前其實沒想甚麼，只是希望看看跟卡夫卡有關的文物而已，但看完後我們的心情是激動的，原來文學展覽是可以這樣精彩的，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展覽的名字是「K的城市：卡夫卡與布拉格」，展覽從二樓開始，一踏進展場你已經離開了現實的時空。整個展場可看作一場裝置藝術，它要施展渾身解數把你引進卡夫卡的世界。我們從陰暗的、有層次的燈光開始，彷彿踏進一所二十世紀初表現主義風格的小屋；我們感受到猶太文化的隱秘氣氛。會場中有不少布拉格的舊照片，但它們不是擺放在展櫃裡，而是配以特別的視覺效果，這些照片好像浮在水面的城市，慢慢地流動着，好像回到世紀初的街道。還有特別設計的聲效，傳來陣陣的水聲和市聲，令觀賞經驗更富立體感。伏塔瓦河（*Vltava River*）是布拉格的中心，城中不少傳說是關於水的故事，展覽這樣處理有其文化意義。

展覽有系統的把卡夫卡的生平和創作分為數個

部分，展出了有關的書信和物件，每一個部分的設計都是非常有心思的裝置藝術。展覽的「辦公室」部分對卡夫卡的工作有精彩的詮釋。在黑暗的燈光下，氣氛的神秘，一個個傳統的、鋼鐵的文件抽屜整齊的排放室內，每個抽屜上都有一個名字，這個是Josef K，那個是F. Kafka，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官僚世界裡。我們打開抽屜，發現裡面有一座電話，好奇的拿起聽筒，聲音是來自城堡裡的人。我們打開另一個抽屜，看到一份卡夫卡為工人所寫的保險索償文件，我們馬上記起布羅德談到卡夫卡工作的情況，呵！原來就是這些文件，有仔細的科學繪圖，又有科學的分析文字，我們終於看到這位文學家在辦公室處事的一面。

4 卡夫卡的衣服

我們喜歡到猶太區，那裡的建築很漂亮，猶太教堂內的氣氛與天主教的非常不同，充滿表現主義的色彩，光與暗同是重要的元素。在眾多教堂中，我們特別喜歡「西班牙猶太教堂」（*The Spanish Synagogue*），這座教堂建於1868，是摩爾式（*Moorish*）設計，近年經過大規模的整修，顏色燦爛奪目，有很大的空間感，但不乏猶太教的氣氛。教堂內有一個小小的展覽，介紹出色的猶太文化人，值得參觀。

卡夫卡是猶太人，但他是到了約1917年（即三十四歲）才正式開始學希伯來語的。在1911年左右，他認識了猶太舞台演員盧雲（*Issac Lowy*），開始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重新感興趣。卡夫卡與猶太文化的關係，有不少專家撰文分析過，這裡只是提到一點點而已。從這個角度看，卡夫卡最新的銅像樹立在猶太區是有其特別意義的。

走出西班牙猶太教堂，你會馬上看到一個好像正在走動的巨型銅象。這是捷克雕塑家Jorosláv Róna的作品，在2003年12月4日（卡夫卡生日）公開。不少遊人在這裡拍照，成為了猶太區重要的景觀。卡夫卡坐在一個沒有頭的人的肩膀上，這個人彷彿帶着他走，但從卡夫卡的手指看，他好像又有自己明確的方向。我們可以聯想到卡夫卡與他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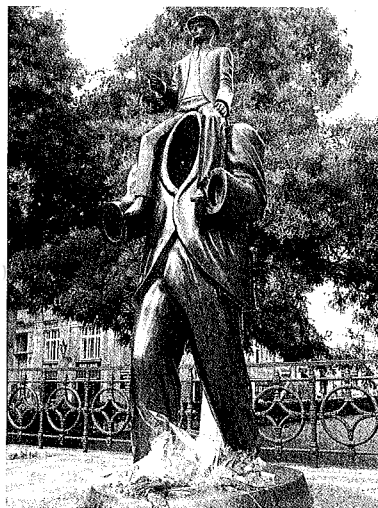
庭、宗教和社會之間的微妙的關係。

我留意到卡夫卡所穿的衣服，是一套簡單的西裝，內裡有件小背心，這種整齊的打扮是卡夫卡的形象。布羅德的《卡夫卡傳》中，經常引用卡夫卡的日記，當中提到卡夫卡對於衣着的看法，我特別感到興趣。卡夫卡寫道：

「我的穿着特別差勁，而且我也看得出来，其他人都穿得很好。可是多少年了我怎麼也想不到我外貌糟糕的原因居然是我的衣服。」（頁8）

卡夫卡對自己的看法，顯然與我們現在看他不一樣。我們心中的卡夫卡的形象，永遠是穿着一件剪裁合身的西裝，帶點優雅與憂鬱的文人氣質，一點也不糟糕呢。從布羅德對他日記的解讀，我們知道卡夫卡對自己的衣服非常不滿，當中包含有對父親的批評。卡夫卡父親的商店是售賣時尚的物品和衣服的，但卡夫卡討厭父母給他的衣服，因為這些從店裡拿來的衣服，總是有不同的人試穿過的。

《卡夫卡傳》引述日記中一件有關西裝的事情，非常有趣。話說卡夫卡沒有一件節日穿的黑色禮服，家人請了裁縫師前來給他度身訂做。有人建議他做一件燕尾禮服，他不喜歡，他喜歡沒有燕尾的普通西裝。之後，他知道禮服的背心必須是開低



站立在猶太區的卡夫卡銅像（黃淑嫻攝）

領的，而且他還需穿一件漿硬的襯衫，這一點他完全不能接受，他只能接受領口高開的禮服。他曾經在城中某一店舖看到一件類似自己心中的禮服，他帶裁縫去看，但可惜衣服已經不在櫥窗了，最後他的禮服還是做不成。卡夫卡這樣寫道：「永遠地——我的事全都是永遠——與姑娘、風度翩翩的舉止和舞會無緣了。」（頁11）

卡夫卡對衣着的矛盾似乎是來自他個人的品味與家人對他的期望之間的分別。正如他對文學一樣，他對自己的形象有所堅持，他喜歡穿自己喜歡的衣服，現在我們看到的卡夫卡照片，幾乎全是他喜愛的領口高開的西裝，襯衫是考究的。他的第二任女朋友Milena Jesenska常在報紙上寫有關時裝的文章，他非常熱愛閱讀。他的第三任女朋友Dora Diamant回憶到卡夫卡在嚴重通脹的歲月中，仍然堅持穿着優雅的衣服和聘用一流的裁縫師傅。卡夫卡對於衣服是充滿掙扎的。美國學者Mark M. Anderson寫了一本很精彩的書論述這個課題。

Kafka's Clothes: Ornament and Aestheticism in the Habsburg Fin de Siècle (1992) 一書認為卡夫卡對於衣着的敏感，其中一個原因是來自當時二十世紀初Jugendstil (Art Nouveau) 的美學，這是一種把生活美化、裝飾化及普及化的過程。當時捷克的藝術家慕夏 (Mucha, 1860-1939) 便是這個影響深遠的藝術流派的代表人。現時在布拉格還可以看到不少美麗、優雅的Art Nouveau建築和物品。Anderson提到卡夫卡的猶太人身份亦是他對衣着特別看重的原因。雖然在Franz Joseph I的統治下，猶太人得到不少自由，但猶太人的身份仍然困擾着卡夫卡，西裝變成了他的一種「掩飾」。

卡夫卡是一個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愛美，另一面他又害怕出眾。Dora Diamant曾經這樣回憶到：卡夫卡在出門口前，總會在鏡子前審視自己的衣着，一方面他要保證自己外表美觀，但同時又要保證自己的衣着不會在人群中起眼。卡夫卡通過一個婉轉的過程為自己度身訂做一件西裝，現在回看，他的時裝品味，仍然可以經得起歷史考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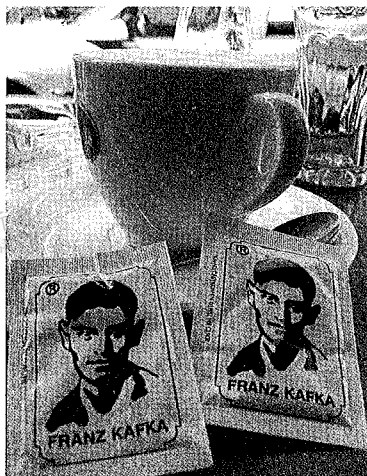
5 卡夫卡的咖啡

布羅德所寫的卡夫卡傳，中文譯名是《灰色的寒鴉——卡夫卡傳》（2011，張榮昌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書名。打開第一頁，布羅德為我們解釋甚麼是「灰色的寒鴉」，原來這是捷克文「卡夫卡」字面的意思，有一種冷峻的感覺。但布羅德眼中，卡夫卡有另一種感覺。他是一個認真、誠實和嘗試帶給朋友快樂的人，他甚至是幽默的。

我們在這個外觀古雅，但內容現代的都市居住了一個多月，好像明白了很多，回頭過來又好像很陌生。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在猶太區四處走走，無意進入了一間賣舊時鐘的店舖，千百個大小時鐘的嘀嗒嗒的聲音，馬上把我們捲進了另一個世界，聲音立體的質感，比街外的現實還要現實。我們真的想買一個舊歐洲大鐘回港，但擔心運送的問題，最後還是放棄，現在有點後悔了。走出了時鐘店，嘀嗒嗒的聲音一下子被街上的市聲掩蓋，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我們在卡夫卡咖啡室坐下來，在咖啡糖包上是作家的影像。卡夫卡一生逃避人群，愛好寧靜，但現在他是這個城市的文化和商業焦點，想起來有點諷刺。走了一天，我們都餓了，布拉格的食物對我們香港人來說，真是有點挑戰呢，尤其是要生活一個月。突然想到卡夫卡是個素食者，不知他是如何烹調自己的食物的呢？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



卡夫卡的咖啡（黃淑嫻攝）